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孫 淵 如 先 生 全 集

(二)

孫 星 衍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孫淵如先生全集

(二)

孫星衍著

國學基本叢書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六

天官書補目

序

三家星占見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書中亦多用石氏星經史記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出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語張守節引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鄭康成注周禮引甘氏歲星經後漢書郎顛傳引石氏經漢藝文志多本七錄不著錄巫咸甘石書殊不可解惟天文家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隋經籍志有黃帝五星占六卷未知卽是黃帝占否也劉昭注續漢志亦引黃帝占今其文及三家星占具見唐瞿曇悉達所輯開元占經中按黃帝巫咸甘石所載恒星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而其書皆在先秦不知遷固何以不載且史記漢書既遺東壁一宿又莊子所載傳說緯書所載天皇大帝及玉繩之屬皆闕如亦不能辭疏漏之責北周庾季才作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宋王安禮刪存十五卷冠以步天歌其文略同晉隋二志而不載所出之書隋天文志云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

并著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前人好古之慎。至于本草。猶有朱墨別書之本。不亂神農本經。況乎星官。可不詳其根據。今晉隋二志所載星名。多于史記漢書。而三家星無復區別。錢樂之儀器。亦既無傳。開元占經。藏在祕府。唐宋人俱不得見。鄭樵通志稱。今存三卷。而近時所得寫本。百廿卷。見全。但世無板本。懼其久而淪失。余退食多暇。游心羈象。慨中法之不行。念掌故之久缺。因爲天官書補目一卷。紀其增多。史記漢書星名。大凡二百餘。坐分注黃帝及三家所有星名星數。三家星止分中官外官。舊書位次不可考。天官書則分五官。卽以三家星依五官連屬之星。分爲五部。後之志天文者。庶有擇焉。

中官

天皇大帝。黃帝有。甘氏有。云一星在鈞陳口中。

四輔。甘氏有。云四星抱北極樞。按卽後旬四星。

女御。巫咸有。云四星在鈞陳星後北。今作御女。

華蓋。甘氏有。云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五帝內座。甘氏有。云五星。在華蓋下。

六甲。甘氏有云六星，在華蓋杠旁。

柱下史。甘氏有云一星，在北極東北。

女史。甘氏有云一星，在柱下史北。

尙書。甘氏有云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維。

大理。巫咸有云二星，在紫微門左星內。

三公。黃帝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三星，在北斗柄南。

三公。黃帝有巫咸有云三星，在北斗魁第一星西。

太一。石氏有云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

附路。石氏有云一星，在閣道南傍。

傳舍。巫咸有甘氏有云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傍。

造父。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鉤。巫咸有云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相。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太陽守。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勢。甘氏有云四星在太陽守北。

內階。甘氏有云六星在文昌北。

常陳。甘氏有云歲星犯常陳。

太尊。巫咸有云一星在中台北。

內平。甘氏有云四星在中台南。

虎賁。巫咸有云一星在下台南。

天牀。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門外。

內廚。甘氏有云二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外。

天廚。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

梗河。黃帝有云三星天錄石氏有云三星天矛也。在大角北。

天紀。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貫索東。

七公。黃帝有云一名天紀石氏有云七星在招搖東。

女牀。黃帝有石氏有云三星在天紀北。

積卒。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二星在房心南。

東西咸。黃帝石氏有云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北。

從官。巫咸有云二星在房星南。

天輻。巫咸有云二星在房距四。

日。甘氏有云一星在房中道前。

罰。巫咸有云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

帝座。石氏有云一星在市中候星西。

候。巫咸有石氏一星在帝座東。

宦者。石氏有云四星在帝座西。

斗。石氏有云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甘氏有云四星在市中斗南。

宗正。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宗正東。

宗。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宗人北。

帛度。巫咸有云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帛度北。

列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中。

車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內。

帝席。甘氏有云三星大角北。

周鼎。甘氏有云三星在攝提西。

天田。甘氏有云二星在右角北。

天門。甘氏有云二星在左角南。

平道。甘氏有云二星在左右角間。

進賢。甘氏有云一星在平道西。

亢池。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亢北。

折威。石氏有甘氏有云七星在亢南。

頓頑。巫咸有云二星在折威東南。

天乳。甘氏有云一星在氏北。

陣車。甘氏有云三星在氏南。

車騎。巫咸有甘氏有云三星在騎官南。

騎陣將。甘氏有云一星在騎官中東端。

天江。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尾北。

龜。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尾南。

傅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

魚。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河中。

糠。甘氏有云一星在箕舌前。

按王希明步天歌帝座後有常陳七星以在史遷後不補。

南官

謁者。甘氏有云一星在執法北。

三公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謁者東北。

九卿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三公北。

太子。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北。

從官。甘氏有云一星在太子西。

幸臣。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北。

明堂。甘氏有云三星在大微西南角外。

靈臺。甘氏有云三星在明堂西。

長垣。巫咸有云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燿。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軒轅南柳北。

酒旗。甘氏有云三星在軒轅右角。

水位。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

水府。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

天罇。甘氏有云三星在東井北。

四瀆。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東。

司怪。甘氏有云四星在鉞前。

座旗。甘氏有云九星在司怪東北。

積水。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河四星北。

積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水東南。

闕邱。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河南。

外廚。甘氏有，云六星在柳南。

天記。甘氏有，云一星在外廚南。

天相。巫咸有，云三星在七星六星北，石氏有。

稷。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七星南。

天廟。黃帝有，甘氏有，云十四星在張南。

東甌。甘氏有，云五星在翼南。

器府。甘氏有，云二十二星在軫南。

青邱。甘氏有，云一星在軫東南。

軍門。巫咸有，云二星在青邱西。

土司空。巫咸有，云四星在軍門南。

平。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庫樓北。

陽門。巫咸有，云二星在庫樓東北。

按王希明步天歌庫樓中有四星名衡罰傍一星名神官以在史遷後不補

西官

天關。黃帝有石氏有云星在五車南參西北。

礪石。甘氏有云四星在五車西。

諸王。甘氏有云六星在五車西。

八穀。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八星在五車北。

外屏。甘氏有云七星在奎南。

天溷。甘氏有云七星在外屏南今四星。

土司空。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奎南。

天將軍。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一星在婁北。

左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東。

右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西。

天倉。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婁南。

鈇鎖。甘氏有云五星在天倉西南。

天困。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胃南。

天廩。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昴南。

按此即天官書衆星層積。

天庾。甘氏有。云三星。在天倉東南。

藟藁。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天苑西。

天園。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譏。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天阿。甘氏有云一星在昴四偏。

天街。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二星在昴畢間近月東。

天陰。巫咸有云五星在畢柄西。

天節。石氏有云八星在畢附耳南甘氏有。

九州殊口。黃帝有云在參間甘氏有云九星在天節下。

軍市。巫咸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參東南。

野雞。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軍市中。

天高。甘氏有云四星在參旗四近畢。

玉井。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參足下。

屏。石氏有云星在玉井內。

軍井。甘氏有云四星在屏東南。

天狗。甘氏有云七星在狼東北。

丈人。甘氏有云二星在軍市西南。

子。甘氏有云二星在丈人東。

孫。甘氏有云二星在子星東。

天狗。甘氏有七星在狼東北。

天社。甘氏有云六星在弧南。

北官

虛梁。巫咸有云四星在危南。

蓋屋。甘氏有云二星在危南。

哭。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南。

泣。甘氏有云二星在哭星東。

天壘城。巫咸有云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

八魁。甘氏有云九星在北落東北。

鉄鑽。巫咸有云三星在北落西北。一口鉄錢。

天錢。巫咸有云十星在北落西北。

天網。巫咸有云一星在北落南。

司命。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北。

司祿。甘氏有云二星。司命北。

司危。甘氏有云二星。在司祿北。

司非。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危北。

騰蛇。黃帝有。石氏有云三十二星。在營室北。

雷電。甘氏有云六星。在營室西南。

土公吏。甘氏有云二星。在營室西南。

東壁。黃帝有。巫咸有。甘氏有。石氏有云二星。在九度。

土公。甘氏有云二星。在東壁南。

霹靂。甘氏有云五星。在土公西南。

雲雨。甘氏有云四星。在霹靂南。

天廡。巫咸有云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

策。巫咸有云一星。在王良前。

車府。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東。近河傍。

內杵。甘氏有云三星。在人星傍。

扶筐。黃帝有。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北。

奚仲。巫咸有。云四星。在天津北。

敗臼。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虛危南。

敗瓜。甘氏有。云五星。在瓠瓜傍。

農丈人。甘氏有。云一星。在南斗西南。

狗。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斗魁前。

狗國。黃帝有。甘氏有。云四星。在建星東南。

天雞。甘氏有。云二星。在狗國北。按荊州占云。瓠瓜一名天雞。

鼈。黃帝有。石氏有。云十四星。在南斗。

天淵。巫咸有。云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

天鑰。巫咸有。云八星。在南斗南杓第二星西。

天弁。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建星北。

天田。甘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羅堰。甘氏有。云三星。在牽牛東。

九坎。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齊。巫咸有云一星在九坎東。

趙。巫咸有云二星在齊星西北。

鄭。巫咸有云一星在趙東北。

越。巫咸有云一星在鄭西北。

周。巫咸有云二星在越東北。

秦。巫咸有云二星在周東南。

代。巫咸有云二星在秦東南。

晉。巫咸有云一星在代西南。

韓。巫咸有云一星在晉北。

魏。巫咸有云一星在韓。

楚。巫咸有云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

燕。巫咸有云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

離瑜。巫咸有云三星在代東南北列。

天桴。黃帝有。巫咸有。云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

離珠。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須女北。

漸臺。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東足。

輦道。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西足。

甘氏歲星經

字

鄭康成注周官。引甘氏歲星經。其書不傳。開元占經載有數百言。疑卽是也。大氏爲淮南史記之所本。而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夫太歲與歲星相應。分左右行。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別于五星外。獨爲歲星經也。今錄其文如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單闕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張。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亥。與營室東壁。晨出。夕入。其

名爲搏殺。其國有德。必數其狀。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青章。其國不利治兵。將有大喪。其歲旱而晚水。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晨出夕入伏。其名曰路嶂。其狀熊熊。赤色有光。其國有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見于亢。其名曰清明。其下出敗死。主是歲不可西北征。利東南無軍。有亂民。將有兵作于其旁。執殺其主。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啟明。其狀熊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見于房。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禍及四鄉。其歲旱早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鱗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張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頭相期。潛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亡。亦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歲小水雨。作愕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有芒。有國其昌。書有四方。享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闔茂之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其國士卿相謫。民人各直刺。無有仇謫。鬼神書壁。其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狀色元青。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內盡服。其失

次見于婁。其名屏營。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卯。與氏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見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失次見于參。其名洋。有國其虛。其歲早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五廟二祧辨

王肅叛經于大禮。事事與鄭康成異。肅小人儒。不足言。宋之議禮者。多承其誤。亦可怪也。周制五廟。后稷與四親廟。合文武廟爲七。其在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曰有二祧。謂文武廟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公先王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祖考廟。卽祧也。鄭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出于緯書。後儒于祭法本文。不能通解。何哉。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曾祖非高曾之謂。猶云遠祖。若詩稱曾孫也。朱文公見僞書咸有一德。以爲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考孔壁真古文十六篇。非此咸有一德。又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始知鄭康成義不可易矣。韋元成議亦同。鄭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按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謂如周室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則增之至八。非謂文武不在七廟。

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敬但云宗。不得為文武之稱也。祧字古文為濯。鄭康成釋為超上去。意者謂毀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廟為三祧。非三廟本名祧也。夏殷廟制。固出于禮緯稽命徵。然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有緯書。考知古禮。儒者安能舍而不用。且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書。類即識緯。無足怪者。予因五禮通考。不能深明古制。鄭義故作辨及表。附以聖證論難王義。并附社稷表于後。為鄭學者駁王肅社稷之說。尤為典要明確。故不別作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唐虞五親廟。四	禹四。 <small>至子孫五。</small>	殷五。 <small>至子孫六。</small>	周六。 <small>至子孫七。</small>	肅誤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
始祖廟。	禹。	契。	文王祧。	廟為二祖并始。
	二昭。	湯。	武王祧。	祖為七。
	二穆。	二昭。	大祖后稷。	
		二穆。	高祖以下親廟四。	

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前同

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姬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

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定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前同

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五土總神社。

原隰神稷。

句龍配。

稷配。

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

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郊特牲疏

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前同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前同

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性也前同

肅又難鄭云后稷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前同

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則句

龍也。是鄭自相違反。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同前

孫淵如先生全集

岱南閣集卷一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證之繫辭云。大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違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附太極圖

太極生
兩儀

陽

太極

陰

兩儀生
四象

陽

太極

陰

四象生
八卦

離

太極

坎

象

坤

兌

乾

象

巽

震

艮

乾

九

九

初

坤

六

六

初

洪範

○

○

○

九

○

○

○

六

○

○

○

皇極

○

○

○

皇極

○

○

圖

三

二

九

圖

三

二

六

圖

○

○

○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呈詹事府詹事

提督山東等處學政曹為咨請會奏事本司查國家擇先聖賢之後置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

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置至我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喬下至

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之報。考尙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尙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卽古文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尙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

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爲此咨呈貴院。掣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爲奇行。非今世所有。敕令舉到。甚且壅遏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衆親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于至善也。禮記之言。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驚異之也。何獨至于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並孝廉方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國家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遲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于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萬於漢魏之世。柰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

則可耳。胥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壅於上聞，不亦違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卽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盼，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効，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於陵，莊周卻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孺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覩，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舊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曾無煖席，文教之事，不殖何觀。頃攝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舊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旣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

考載籍。廣咨耆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蓺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賤。多能。游幕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官于京邸。所見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里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略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卽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卽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卽罄字異文。理學之義。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杆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襲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真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據管子稱伏羲作六爻。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尙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說違歟。今所傳古文尙書。與孔壁書有真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藝文志不載。或卽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誤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經各緯。雖亡。其逸時時見于載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筦子。卽今管子。何由入于道家。太史聘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

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占。何不見于藝文志。靈臺祕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悝法經六篇。卽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壬。卽蓺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僂。山川無證。鄭氏以負夏在衛。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卽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髣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滎河。國朝釐正祀典。旣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并案。見于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冢。譌爲萊朱。能据書以證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探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輜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誠見鄆滕薛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今諸泉濟運。或尙可導引灌田。歟。唐地理志。臨胸有竇公渠。引白浪水。萊蕪有普濟渠。其他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能好善歟。古者權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蒔菸音蕪。造麩。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荷澤。山藪之利無窮。不申斧斤。數罟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旣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据。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使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旣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

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譌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祀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譌壇爲陵。查宛邱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卽以壇趾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卽妄移陵寢于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譌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證。旣已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顯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卽是濟寧。雷澤卽在魯北。承匡卽西嶺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釐

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輿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輿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輿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輿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鳧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莘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謐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鳧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輿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鳧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翕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蒲陽貢吏陳翕撰并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楷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

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揮散。興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與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峭峭。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

已繕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名翁爲之記翁諱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鎮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萃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

羅萃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臯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卽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萃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顛史皆諸風故封之地

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于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嶒。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里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竺該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傍生靈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顓臾。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卽以爲聖陵。蓍者封殖之處。卽生。非因地靈。今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翮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莘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汶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莘注。上歷太昊。宛邱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醴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

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

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莘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翕鳧山廟碑文云。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卽在魚臺之鳧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感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莘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莘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卽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媧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卽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旣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尙見之。所紀卽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卽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

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于曹濮之間。更于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斐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卽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斐駰語。但皇覽旣以爲薄城。卽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己氏。臣瓚稱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卽是濟陰。反誣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皇覽旣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尙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斐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

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州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裴駙又引其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卽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隋之祀典。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貴司據正史以定滎河湯陵。卒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誤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舜禹周文公。尙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譌湯陵于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于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證。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傳會汾陰湯陵。編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證。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毫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毫蒙。目擊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若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銜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循列

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裴駰集解。案左傳曰。臯墓在穀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沙邱及孔子宅之謠。是真傳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昊之陵。無古書可證。正爲旁徨。今貴司移鎮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郵遞之榮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間。淮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于山左。又稱山西榮河之湯陵。自明時列于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間。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搨。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卽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殷湯陵。列于祀典。最爲久遠。隋制。禘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

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于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陵之證。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治。于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陵之見于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專考帝王冢墓之書。所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于定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汜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爲秦寧公所滅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卽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而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蕩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間。且三百餘里。善長乃指在漢徵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北征記。見于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之蒙亳。誠然。然滔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

陰薄縣數字於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駟案某曰云云者。皆稍以己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駟案左傳曰。臯墓在般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駟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駟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司徧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卽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本水經。有訛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傳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于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貴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矣。總之湯陵之見于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真。古帝王陵廟。列

在常祀。自隋爲始。卽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歆享於是久矣。卽曹縣之湯陵。考据果精。置守家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滎河之湯陵。因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俟查勘確實。卽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尙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堯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淮貴司咨覆湯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卽爲前儒耳目所不到。轉展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并案。然濮州堯陵。旣於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紀太皞。今曹縣真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夢雖忽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馮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窆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

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駟。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證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卽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廬墓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卽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卽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證也。至湯冢在徵。亦非滎河之陵。滎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滎河湯陵。卽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徵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皇甫謐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邱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邱曹縣接壤。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邱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墓兩載。方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滎河澄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商邱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至貴司旣博核書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置各處湯陵於不

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不解。終不以後得而棄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并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強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慎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真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

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閱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實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廷議，竟罷滎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頌，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患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糾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并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毫縣北。水經注以此語爲裴駰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水經注作大司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駟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間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尙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卽謂薄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證薄縣湯陵。裴駟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酈道元旣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意徵之湯池。卽爲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始平之間。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太平寰宇記。水經注。汜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

有二蒙。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崔當作裴。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

地有湯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卽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接在蒙。卽北薄也。

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

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史記紂之諸父。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邱墟。今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

又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旣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路史。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有湯葬。亦有潑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据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亳城

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卽今舊考城。在曹縣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嶺。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據。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鞏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亳。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滎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縣在縣北四十里。

聖賢冢墓記。湯冢。後魏天賜中。圮。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饗之于河。路史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弩。以銅爲鎖。盜開挺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

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殷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股縣。史記河渠書正義。又太平寰宇記。寶鼎

土城。周武帝又移于殷湯古城。

按滎河卽寶鼎古汾陰地。滎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陂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据括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甯。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證。至隋禮儀志。禘祫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滔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所謂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于鳴條年百歲葬蒼梧禹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并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證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譌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證湯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左馮翊今徵之迴渠亭

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也。今既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證酈元引證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按始平卽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卽湯祠矣。但

興平之湯祠。真亳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疑在今興平者。或亳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卽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尙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證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詞。亦僞尙書。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孫淵如先生全集

岱南閣集卷二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圓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糜米。非也。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白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唐本引說文云云。下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稷。稷之黏者。或作朮。爾雅云。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黍稷衆。稷。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黍。注。稷云。謂黏粟也。案。稷則今小米。稷則今高粱。汜勝之書言。粱是稷粟。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故廣雅以高粱爲木稷。言似稷而大。如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卽仲春也。月令謂之首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間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名也。說文又以霰爲稷雪。霰卽霰之小者。形圓。與今小米相似。亦一證矣。今人又呼高粱稗爲稷。稽。知稷爲高粱也。凡穀俱有黏。不黏二種。稷。稷皆有之。說文云。稷。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當白粱。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稌。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卽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尙弗能明。而況芝英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粱。又不識。

稷爲小米。稌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稷。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圖經云。稷米今之糜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自用禮記稷曰明粢文。故字亦作糶。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糜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糜。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糜。高誘注云。糜。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糜卽糜字。今與麥同熟。穗穎疏而下垂者。其非稷。稌一類。明矣。爾雅說文比附稷。稌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尙書大傳云。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黍種于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于糜而黏者。玉篇亦云。糜似黍而黏。則是糜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稌米爲作酒及煮糖者。是以稌爲黍聲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秬。糯米。黍則糜之屬。稷則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別名。而實米未去稃之號。故在田謂之禾。連稾謂之穀。未去稃謂之粟。去稃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蓋連稾者。納結則去稾。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納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荷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

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迤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据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商都薄在舊考城。今曹縣之閒。濮州卽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卽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誤附皇覽此文。于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荷澤縣歷山上有虞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家吳將印考

家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廉使署。時校刊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詒。咸謂有神感云。印度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已壞。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贖。又見宰相世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贖之祖也。陳書一見于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下云。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陳

書以獻于公。則陳書爲魯所獲。或以魯歸國子元時。并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蓋出于姓苑。姓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俱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臏。不言其孫。蓋臏之顯。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家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竟爲將。無異詞也。周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誤作王者印也。蓋璽下王字。誤增一字。許氏用古意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旣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與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達。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卽忠愍公從子。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爲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參知公在宋末。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竟無考矣。又考世傳。孫氏有二。一爲蔞氏。孫叔名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今興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喜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熹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太傅犧叔士孫熹。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尙曹放等擊賊。卽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呈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起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母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釋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道卽文也。故子以四教先文。八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教胄。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讀當爲能。能字古作耐。能卽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卽克己復禮。禮卽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旣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譏不學無術。思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据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亦視其考据詞章何如。稽古

同天。祖述憲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據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言也。吾師又謂正心誠意。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治身治世之本。大學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物格爲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致知者。虞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入之。或反疑其寃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旅未學。藥未達。不敢嘗。非僞爲謙退。猶堯用絳之試。可。周公用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爲事。格物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謬也。夫聞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於都官中。見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

爲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着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卽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上事下。先後從前。惡於右左。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事或先或從或交。格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確有所見。不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薦悃愾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強識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欲然哉。若吾師以僞尙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竊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紫鄭聲。莠何損於苗。紫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真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剽襲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瞽瞍父也。以爲信順其子。趙岐注孟子以瞽瞍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誤割允若爲句。五觀非賢。以爲作歌拒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藉僞晉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慎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耆學。自以爲高出前賢。然察今之學者。有非誇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盡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遁入空談性命之學。國家承平日久。教養又深。自筭河先生奏輯四庫全書。南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

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墜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要之沒世。然後是非乃定。星衍蒙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呈。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尙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摯虞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故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間有異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臯。大別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證今方志鄉壁虛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絕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田肇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卻不見於郡縣志。又不得以疏漏譏之。其書篇首有圖中興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皆云。闕不存。蓋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景州闕五縣。卷十九。河北道。卷二十二。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共存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亡佚矣。予所見有聚珍版本。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

卷末有淳熙間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蓋卽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孔農部繼涵嘗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脫周夢棠又刺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予嘗惜之。今刻此書不移其卷以存史闕文之義。圖雖亡仍題元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以載所出各書。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相輔行世。地理之學通于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秉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嘗節度淮南築富民固本二塘。及平津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又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嘗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略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便上省覽。以達地形。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畢工。與校者。畢孝廉以田。錢文學鏞也。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堯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王大令復詩集序

往予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旆明府把臂于維揚。金校官兆燕坐上。論詩見燭跋。一時名士。邀吾兩人遊。極登臨談讌之樂。別去八年。予在關中節署。秋旆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尚。值姚觀察頤王廉使昶。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書歌咏。以紀其事。而莊判官斨。錢判官坵。及秋旆。竟以參軍入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請以秋旆入幕。隨行。與子聚于大梁。已而秋旆以吏治膺特擢。爲商邱令。子亦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旆兩以入覲。至都。至則招集同人。飲子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朴齊家。謂子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置。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子贈秋旆詩所云。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珂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旆調任偃師。予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旆郵寄詩什。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廉使。移官歷下。日在案牘堆中。得秋旆書。知方刊所爲詩。如干卷成。索序于子。蓋非政成人。和不暇及此。喜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旣遇矣。亦或牽于人事。淹于歲月。不克手定詩集。予因秋旆。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泰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落。不傳。獨秋旆之詩。哀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麋角。又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旆之遇。不特優于茲數子。如唐詩人。亦不多見。與秋旆名父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

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雍和麗則無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兩邑。俱有循政。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予與秋塲有元白之交。故爲略述其同遊踪跡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封禪論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緯書出于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梁書許懋傳引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擗也。擗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擗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臯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勅天

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冀達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聰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于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鯀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租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僊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爲羣儒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倪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廢也。亡秦者胡之讖。出于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讖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爵諸侯之士。子文从出。从士从寸。守其制度。禪者祭天子。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告或于天也。或封者。

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布德行惠勉。諸侯言賞。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是誤以壇解禪字。項說違古義矣。吾慨世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己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譌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并以爲迂怪之事。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醇雜。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今書缺有間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之。明堂在齊泰山。卽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白虎通稱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違矣。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夷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然藝文類聚引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煮牛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

於此。今在陽穀東阿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圯。陽穀金令湘。東阿蔡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絕爲念。閱斯積廢。陳請鑿石加牀。屬予記事。予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清濁之界。入河洑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語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達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牛或驢。舊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澗。或神農於此嘗味。尋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每歲煎膠入貢。與古不異。須昌壽良之地。大河所經。若微鄉微子冢。猶且迷失。獨幸此井未湮。予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至此。得觀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兩令修井。猶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罷。權臬也。康方伯荆廉使。丁轉運。公餞於灤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譽之。三君子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贈。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者。好累君。別去。比至魯。則觚在座隅。蓋轉運所遠致也。觀察能甄別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以報三君子。觚方有稜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脣有象形文。在罍字中。宋人謂之亞形也。有文曰。者。

敵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爵具人持刀形。商器也。實酒二爵。如一方爵。一爵銘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實酒一爵。略如一方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凡文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實一升。方爵實二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量倍于商。實二升。是卽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蓋歎此矣。史記破觚爲圓。班固賦言。觚稜。應邵云。觚八稜有隅者。今方爵有八出方稜。是其制。周之制觚體圓而適于用。量又如之。豈不監古加善。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人正名百物之義。濫觴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不觚之歎。且觚卽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一時之語。今誤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誨顓頊。有法大方大圓。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直內方外。德不孤。與失之圓寧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衆。又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于用。不宏于量。君子以爲古。此又說也。然則觚與爵。何所從歟。孔子曰。汝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于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隘其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絜矩。後曰模稜。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觚亂觚也。觚者何。上下圓如瓶。說文謂之小觶。亦謂之卮。云圓器也。惟考古博古圖。

命之爲觚。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觚。兌下方足。漆赤中。上雲飾。小其尾。然則觚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觚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潯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卽舜耕處。亦太甲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註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成注尙書大傳云。在河東。證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兗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山與雷澤雍沮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卽今潯澤之山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葬在薄。則大甲葬亦在殷畿。無可疑也。而酈道元則謂舜耕歷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于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始寧剡二縣界。或作魏土地記。謂在潘城西北。所以傳譌者。其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註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灤泉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于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媯水出。媯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墟。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衛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註。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濱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于金元。河決濮陽。爲害曹南者數矣。淤沙口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靈臺。成

湯箕子伊尹仲山甫之墓。悉皆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妄意歷山名迹。必是峻極之山。故求之于晉。于齊。于越。于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于是反晦。使者既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迹。修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既謁堯陵湯冢。經雷澤雍沮。因求太甲之葬。至于茲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許。或言石爲土掩。太甲冢竟迷無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璽撰碑。象飾完整。蓋明天啓時燬于火。歷國朝康熙乾隆間。邑子某等屢事興修。頃復加築祠垣。崇葺堂寢。乞予爲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于碑。俾邑子等列名于陰。以識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迹云。爾銘曰。成陽中土。神靈所嬰。烝烝聖帝。生于側微。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豕。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瞰靈臺。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滔。一變陵谷。輿經失紀。良史迷躅。巍巍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遐。姚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億載。證我遊迹。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爲在薄。其時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薛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洹。南跨睢汜。西至衛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

明置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開。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圮。採樵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復徧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滎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徵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真亳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旣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籌費興工。立碑紀事。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焉。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于洛。居河麋。千年水徙。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唏。稽古化俗。別是非。滎河陵廟。空巍巍。釐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動帑報聞。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郟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柰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今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宣美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應令甲。乃檄

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郟城東五里。有康熙三十四年按察僉事涂銓立碑。守令申上其事。旣爲崇禮廟貌。乞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共哀之。爲著靈應。惜孝婦受惡名死。責故縣史不力爭者。多矣。予獨以爲有三善焉。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與子。獨以事姑。生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告鄰人。孝婦被誣。不敢徑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罪坐姑女。或姑女無他腸。由于愛母。母所愛亦愛之。孝道也。孝婦固欲死從姑。又全姑女。故卒自誣服。則孝婦得其死。善一。于公縣史耳。漢秩縣佐史月奉八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典。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太守成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卽不能爲之白于上。以疾去止矣。善二。後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公言。祭冢表墓。善三。夫是以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空居惡名。孝婦或爲吏誣服。于公或官不止。吏掾必不忍以疾去。塞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冤獄與孝行。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玆謂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孟康謂欲得賢者而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災。孝婦何辜。東海民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卽致雨。前太守能以于

公言出孝婦于冤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福。又將何所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古之侯國。各有分星。善不善。雨暘應之。政令之得失。不可不。思哉。予嘉洪守梧周令履端。以勤政致祥。龍蛇之歲。雨澤旣渥。殆由稽古興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又爲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爲事姑。姑旣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死者冤。告守令。慎厥官。冢壘壘。過東海。死孝名。閱千載。廟旣新。視我文。立頑懦。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選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

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邨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賑揭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零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度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

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恟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旣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臯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霸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古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情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

日合葬于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予既表君之墓。感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既得矣。則問所治之肥瘠。以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覬他邑。以爲勝此邑。秋毫終無益于民。若爰書箕斂。皆探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貴臣。鄭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蒞官。亦卽宰也。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柰何輕用而褻視之。若牛君者。可爲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媿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雩。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恆暘爲患。麥實不堅。將由眊眊之譏。豈墮冥冥之行。伏念宓義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辦具官。考求封穴。屢阻攀躋。特以五月辛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誅尸位之愆。勿靳羣黎之歲。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尙饗。

附札

分巡堯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札堯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

魚臺鳧山宓義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郡城。雨隨水至。合送零壇申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旌表節孝。以家君官學博。敕封太孺人。以星衍官比部郎。誥封太宜人。今以官監司。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建。由舉人官粵西義寧宰。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第三。先曾祖暨曾祖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弟隨仲兄鳳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以大母許字爲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己酉。家君生。又二年。先祖勤學擢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謂大母曰。吾老恃壻。壻亡。嗣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而以家君爲嗣。是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贅土司。竟不歸。孫氏一綫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若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祀義寧君於家。所以償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櫬歸里。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爲勳閥。歷三百年。宗族聚居一宅。食

指繁費。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久宦。積俸分半以屬子女。攜歸得資。饘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窺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貲。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飲食。以勵學。既冠。爲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歲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囊金爲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傅。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簪示句讀。令溫習。宵分乃寢。歲己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旨旌閭。歲己丑。家君謁選。句容縣教諭。乃得迎養。瀕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強固。吾父母及兩弟家室團圞。敬求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采。曷勝幸甚。星衍謹識。

孫淵如先生全集

五松園文稿卷一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實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大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舉亥以示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士文伯卽知以旬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豕字古文並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旬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卽三之一也四百四十四外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祥禫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禫。既無受服。又廢禫祭。失禮之甚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禫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禫。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喪祥禫尙不共月。豈三年喪反其月乎。禫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禫祭名也。開元禮。祥禫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禫。二十七月終而吉。若從王肅祥禫同月。則禫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則奪祥祭。施於終禫。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禫即可聽樂入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禫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亦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禫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卽著禫服。今從衆。讀禮通攷引書儀注云。所謂中月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

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違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見於經典。宋儒攷古甚疏。不及知耳。閒傳云。禫而緇。無所不佩。又云。素縞麻衣。玉藻云。縞冠素紕。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云。白屨無絢。經證甚明。何爲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亦斷不可從衆。宋儒以肅議違經。又以私禮違朝制。實不知禮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言漸密於衰麻也。今世有布木絛。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履。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緣。易草履。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國家二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貧者久不卜窆。有力者屢遷其棺。妄冀祈福。蔭芘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祛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藝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訪求葬地。今所傳郭璞葬經者。隨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墓。凶宅吉之言。梁劉孝標注世說。引青烏子相冢書。大率後人依托。今不存。古人重廟不重葬。葬欲其藏之深。飾終欲其儉。卜地於北郊。就陰。此其義也。禮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是知葬必南向。向南則首北也。又云。

祔葬不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卽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擇穴也。又云。死徒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昏正而栽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星名。爲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丑。亦爲哭泣之事。丑从北一。故狐死首丑。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閩人鄭善夫。移禹陵。西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廡。及元明搢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縣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

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幡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視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天卦位。出於陳搏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無遺義。更不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無穴之說。古有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非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歇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

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空朝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窀穸之事。欲其高燥安燠。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賻贈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并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不獲報。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卽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鯀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渦山。而水嚙其墓。至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符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己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輩。古者未葬不除喪。今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輻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餓驅北行。予生四五齡時。既就傅。歸竊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皖江淮海河洛之間。踰二嶠而西。著述於關中節署。畢督部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竟其學。嘗應試入都。傭書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勅進西苑校中祕書。竝觀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回翔省闈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閒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所頓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籍。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獲。蓋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厄者。尙如是。所藏既不備羣書。不能區分四部。獨釋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學有淵原。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

之變。隸楷遞改。滋生日多。既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盡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讀若舊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載。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僞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爲類。庶非臆見。六韜舊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幾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僞書後出了。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游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垂象。九章五曹之書。惟知轉算。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遯甲六壬。其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命書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里第五。先以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禹貢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志。及水經注。括地志諸書。宋元方志。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据。宜存舊書。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載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代有傳書。並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爲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鎮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損益盡善。欲求根據。兼載古時令。甲云。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爲國曲諱。或有牴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攷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

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採存十五。非獨獮祭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僞託。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原。證以書目。所存僞本。不能妄託。是亦事類之屬。故并爲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爲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餘則略之。曰書畫第十一。先以總譜。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絹素。或摹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迹。書畫小技。不絕於今。宜考其眞贋。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奕。游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二。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難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誣鬼神。憑虛臆造。並失虞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餘同自鄒焉。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爲己有。旣經沈溼。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攜。是所缺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古佛象記

曩得古石佛象于關中。爲齊天保時所刻。又得于兗州。爲唐先天時所刻。又得宋刻畫象於終南山。便子谷。又得烏斯藏古銅象。則楊方伯揆所贈也。以是前代物。故愛玩之。置于家。先母好善。又守婦人無外事之義。聞釋氏不害于物。乃敬事之。日誦經禮拜。及遭疾。敬之愈至。疾益劇。不起。吾仲弟哀吾母之事佛無

効也。則毀其象。予止之曰。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嗜好。禍福定于天。佛不能爲福。卽不能爲禍也。世之持誦釋氏書者。徒以心有所歸。輕功名。滅嗜欲。如吾儒之讀書稽古。不使外物役心耳。佛固不知佛之道。卽孟子所云。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不可法于後世之道。亦異于殘殺者。而何必毀之。且夫秦之權。銅雀之瓦。蚩尤盜跖之冢。後人愛之。飾爲古迹。爲其難得也。火澆之布。非可禦寒。夜光之珠。不及廷燎。直以爲賞心之具。今置古佛象于堂室。比之法書名畫。所謂小道可觀矣。何必毀之。仲弟曰。吾聞父報讎。則子行劫。存此象以惑子孫。將有佞佛而入于邪。或耽虛無而廢事者。奈何。吾見世之愛士購書者。其後且有達人。世之悖出者。其後且悖出。世之逞才。藝爲詞曲小說者。其後且入于流蕩淫僻。氣之所感。如流溼就燥。甚可畏也。遠則楚王英。最先事佛。而不終其身。近則秦觀。以寫佛書削秩。鄭鄴以符錄降仙作書。爲溫體仁附致其罪。人陽也。而接于陰。鬼氣中之家。爲不甯。性爲不正。招禍之道矣。是以惡其流弊也。子無以折之。亦不忍棄故物焉。遂記其事。以訓于家。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嘉慶四年。太歲己未。仲春月晦。星衍歸自金陵。展墓鄉郡。至毘陵西郊夾港口。謁十一世祖明贈漢中府知府諱儼公墓。披荆周覽。得異木焉。生當神道。團團如蓋。兩樹並立。上枝連理。急告族人曰。此圖籍所稱木連理也。時始異之。野人聚觀。以爲嘉瑞。府君者。明故行山西太僕卿諱鑾之父。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慎行

之曾祖也。或曰：府君之後，對策及第者二人，入詞館者四人，成進士任庶司者代有數人，皆清白報國，無田宅贍子孫。然歷兩朝，未嘗有罹國法、隳名節者。聚族同居，且十數世，是木也。生其孫氏睦族餘慶之徵，與星衍曰：不然，此國瑞也。聞諸沈約志：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國家重熙累洽，拓地數萬里，山陬海澨，必有神木生之。吾不及知，其在孫氏先塋，是吾族食德服疇，世受國恩，行葦勿傷之化，所沾被也。且五行亥卯未，木也。是木久拱矣，而顯在未歲，月建卯也。於文，未象木，重枝葉，位在西南，其應西南陲之民，有慕化歸誠者焉。儒者不妄言符瑞，而洪範推天人休咎，嘉禾來牟，見於書詩，不可誣也。星衍職任舊史，事應經典，敢不紀述，以示後世。且使子孫世世報國恩，而思先澤，庶幾毋翦斯木云。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撫浙使者阮芸臺先生，旣設詒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於堂中，與臧文學鏞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冲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汶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汶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汶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貴臣，汶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且許冲上書，祇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汶長。范史則据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

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洩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洩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洩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洩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兼題之如孫君議

與秦觀察瀛書

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也今監司奉命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當道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前事矣浙之士夫不肯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何爲侃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也又不可持之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旣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

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於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陳之。乃有濟耳。此近名也。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疥焉。有痼疾焉。以苛疥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多。火生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吉見喘牛而問之。此亦調燮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貞節堂敘

吳之楓橋西岸。有貞節堂。前閣學翁鴻臚。爲旌表節孝故奉直大夫袁君室韓儒人所署名也。堂外闌闌。而內爽塏。旁則引泉種樹。左爲竹柏樓。後爲五硯樓。皆節母獨居課子。及子又愷藏書讀書之地。堂三間。不崇不隘。無磨礪雕績之巧。不佞與又愷。相識恨晚。不及升堂拜母也。又愷涕泣言。母廿五而守節撫孤。越十五年而歿。方四十時。爲乾隆之四十六年。子婦等用時俗禮。爲母以生日舉壽觴。母舉古稱未亡人義。卻勿御。未幾母竟卒。又愷痛母益甚。徧乞當世賢士。夫爲文。以顯母節行。彙一帙。命曰霜哺遺音。不佞時亦有母喪。聞其言。不自知其淚涔涔不止也。孝經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謂今之名位。世之以科名官位達者。不過奉告身。張燕會。以爲親歡。誇耀閭里。愚婦孺甚。則忘身。以及其親。數典而忘其祖。若是者。一郡邑率有數人。其身榮。其後無聞焉。今節母卻壽觴。不欲自顯。卒得旌於朝。又愷不汲汲求仕進。以

立身能文章。名於世。又推其孝思。以及其祖。藏弄先世書硯之屬。以爲宗器。使天下之士。皆欲登其堂。觀其先澤。爲文以顯母之節行。若是賢子孫。海內千不得一焉。誠有合於孝經所云立身行道者。宜不以綠野畫錦之堂之易斯堂也。

湖北金石詩序

吾友嚴子進。搜攷湖北金石。自隋至元。凡若干種。爲之題詠。登臨之勝。興廢之感。讀之使人不勝情。夫詩固異於跋尾。子進此作。流連風景。抒寫性靈。可謂得風人之旨者矣。始畢督部鎮楚方檄。訪各路金石拓本。一上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爲之攷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子進與馬通守紹基也。子進旣以此詩上督部。契賞其清雅。屬爲開雕。以備一方文獻。旣而督部奄逝。楚中多故。金石書卒以不成。此邦金鍾鐵鑊。豐碑古碣。獨賴子進詩。以傳一二。亦可慨已。予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君。及張舍人墳。錢刺史埭。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時。子進亦省謁尊甫。作入洛之遊。一時翹材之館。風流文物。甲於海內。已而予官京師。侍讀捐館舍。諸同人亦多星散。中丞往來節制齊楚。不獨舊遊不可復預。著述之事。亦漸零落。及子進來東。訪予於濟上。巡使署。越十餘年。懷人傷逝。益不勝慨焉。然阮侍郎旣刻山左金石書。以成督部之志。子進能讀父書。又以此詩存楚遊訪古梗槩。督部生平。好古愛士之心。亦可大慰於九京矣。子進所著有江寧金石記。又爲予校

輯寰宇訪碑錄將出而問世。此特其隄詠之工。不媿古所云登高能賦。遇物能名者。亦足慰也。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媿恥。求精進。修智慧。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金剛努力。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盤屋。蓋有老聃墓。云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鋒。無側媚之筆。天趣秀潤。得晉代風格。昔見趙文敏寫佛說四十二章於中州。又獲觀此帖於家。鳳卿茂才處。歲事匆匆。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屬吳生毓汾影寫。列入子部道家書目。以備校勘云。嘉慶五年人日書。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結事中陳啓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關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

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耶穌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耶穌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耶穌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旣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衆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勅下吏禮二部會鞠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關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觜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旣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

楚詞圖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寧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舖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謬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歛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武億傳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間。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母兄一人。倬。弟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宦。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值伊洛暴溢。宅舍盡圯。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

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闊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勸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躡。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衒服作佛事。遊閭閻。聞聚觀者。蹂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邨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浸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誥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鄰邑煤窰獄。窰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佛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探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

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億罷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爲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閒遊東昌。臨清閒。藉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詣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績可據者。赴部候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樞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躪。旣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邨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旣蹂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

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爲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郊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淳。景淳。盛淳。孫未。

舊史氏曰。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罷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交。又弱一個。悲已。

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真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摧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盈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屢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獮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

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竝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弼。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覈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諛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千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子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口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

也。生平不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斤斤焉斥。詈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厄時。俗人擲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議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也。中卒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

章宗源傳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宗瀛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瞻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嚮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敍。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

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挾而書几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閒。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會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卽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肯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月。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旣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并非西域浮屠之所乘筆耶。及爲妖僧誣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溘逝。釋氏之効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簣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尙已。

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海之祀。見於經證者。惟詩周頌般序。有祀四岳河海之文。禮樂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修祠。爲歲事。南北朝以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濶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祠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南海女神靈惠夫人。以護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復封碧霞元君。國朝屢以靈應加封。尊爲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增封護國庇民妙應昭靈昭應宏行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天后。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舊廟所在也。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院公莅浙之明年。稔海盜之鴟張日久。將加大創。預絕其齋糧。偵伺之路。先事請製大戰艇。又奏請閩粵舟師會剿。得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詞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十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竄匿者。又數百人。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此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繫神之功。乃兪撫部所請。發藏香。葺神廟。御書扁額。賈懸於天后宮龍王堂。以答神休。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爲之造海舶。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懾。惟天子能用儒臣。伸國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天鑒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噢咻。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有按堵之日。不然神廟之建數百年。海盜之患非一日。海風波濤亦時作。而必乘國家赫怒整旅之日。効靈受

賜於宣室。是則神之靈。皆天子之德。中丞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爲土妃。又在坎位。女宿所居。象飾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衍母服未除。授經此土。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神靈。錫予之盛。不敢以卑位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寧以濟。越在我朝。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旣旣大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大張。訶伺以窮。取其鯨鯢。覆其艨艟。屏翳乘之。亦有胥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殲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天章昭回。輝炳神宇。滄桑旣閱。祀典有舉。毋弛民務。毋齎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清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駒墓志銘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泉。號溶川。江寧府江寧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燧。居浙江寧波。祖裕。始遷江寧。入學爲弟子員。父必售。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驥。弟駿。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晉。節鎮江左。延入幕府。草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奏請以從九品留工効用。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分發南河。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縣丞。通州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年奉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

規度指畫。數陳曲當。凡所入告。悉蒙俞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修有成數。溢額則俟上聞。河丞值險工。借發帑金。執政者不爲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融彙報。久則因緣爲弊。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意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先事撫卹。卹渡災民。全活甚衆。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旨議敘。公遇水旱。先期斟酌蓄洩。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濬清江文渠溝水。贊助公車。士庶感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讞一方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胥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賂遺。或徇守令屬託。執法公正。已奉公。深悉弊竇。爰書親核。從無假手。在官七年。屬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簠簋不飭。被劾。連牽獲咎者衆。公竟以謹慎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權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碭汛曹工。先後漫溢。公偕故兩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公。奉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藩司擢任。驟難專制。俯仰諸大僚。閒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債事。深自斂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旣而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慎。和衷共濟。工員踴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奉旨賞復頂戴。竝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己。

致通顯。每膺殊擢。受異數。感激涕零。有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宣防積勞體羸。適聞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望闕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次。春秋七十有一。上聞。軫惜久之。降旨議卹。禮也。公鳶肩火色。目精洞照。英偉軼倫。平生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寧款密。莫不感懷。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其喪。後至都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周卹無倦。篤於內行。兄弟從子無閒言。時以爲史稱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惟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亶。副榜貢生。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淳。蔭生。候選員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亶爲文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繹難忘。今淳以某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寧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蓋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觥觥筆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清白。施孫子。我僑茲郡。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媿。

清故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加知府銜前署山東運河兵備道龔君士燧墓志銘

君姓龔氏。諱士燧。字德煌。號燮堂。先世有漢勃海太守遂。家山陽。其族甚盛。唐宋多達官。或居閩之興化。莆田。皆有世數可紀。明天啓閒。移家於吳。子禹臣爲君祖。以孝行聞。子某爲君父。鄉里稱其潛德。妻顧氏。

側室劉氏。曹氏。自君祖以下。皆以君官累贈朝議大夫。祖妣及妣生妣。皆贈恭人。曹恭人實生君。及弟三人。曰朝鼎。曰寶鼎。曰紹箕。俱得官丞倅。君生而穎慧。幼遭嫡母喪。哀毀如成人禮。既就傅。勤學能文。屢應童子試。冠羣。君念祖父俱以尙義好施。家道中落。非負米出遊。無以爲養。以是棄科舉業。遊幕淮揚間。在河丞署。聞父凶耗。奔喪歸。自傷不及視含斂。毀瘠尤甚。時君年未三十。諸弟少。姊妹四人未嫁。食指數百。君綢繆家計。率以勤儉。妻顧氏。黽勉同心。紡績爲助。始無內顧憂。遊道日廣。漸復先業。諸弟前後成家。諸妹亦遣嫁焉。君旣熟悉河務。淮揚觀察爭聘延之。值有河溢之事。壁畫工役。撫卹災黎。頌聲載道。河督吳公嗣爵。總督薩載公。大學士總督高文端公。晉臨視河壩。聞君名。咸相引重。故淮揚所屬河防諸務。皆秩然有章。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視河豫省。奏留君河工効力。以勞送部引見。乾隆四十八年。署山陽縣主簿。擢東平州州判。歷東平州州同。擢沂州府沂郟海贛通判。署曹州府曹單同知。調兗州府捕河通判。五十五年。擢兗州府泲河同知。遇恩及敍勞。加二級。歷年防汛催漕。敍功紀錄二十七次。五十六七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李公奉翰。連奏君護理運河兵備道。隨河督在臨清。督催糧艘。適聞生母疾。心動。乞假。母已奄逝。扶榭歸葬。哀榮俱盡。親族稱之。君妻顧亦以是時棄世。君以微時共甘苦。遂無再娶之志。服闋。候補東河。時南河豐汛漫溢。君隨河督李公奉翰到工襄事。嘉慶二年。堵築工成。今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爲山東布政使。奉命治河。會同河督奏君在工勞績。奉旨加知府銜。九月。隨河督赴楚。防守漢江。又以勞績

奏請賞戴花翎。皆異數也。三年補兗州府運河同知。故河督司馬公麟。今河督吳公璈。皆器重君。咨諏河務。多裨益焉。君筮仕十餘年。俱在上府參理公事。大工一切章奏。出君手。信任日專。未嘗出賣寒熱。接見僚吏。謹畏如不容。河防陳奏。機宜依於舊章。實直條達。不肯爲虛誣。徇時好。高下其手。曹工再報合龍。君時引疾退居。未爲屬稿。其慎密類此。居家痛親不逮養。自奉儉素。昆弟同居。易衣并食。無分厚薄。諸弟或爲君製新裘。易其舊者。君知則止之曰。晏子一裘三十年。而齊國之士。待而舉火。吾寧儉自奉。而周人急也。親族有貧乏者。代爲昏嫁營葬。少工詩文。與黃司馬易。顧進士禮琥。多授簡酬唱之什。輯錄成帙。藏於家。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於官署。春秋六十。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原。禮也。子慶祥。投効河工。從九品。女四人。不佞官山東監司時。親見君行事。嘉君內行。以弟之子妻君。從子慶長。今君諸弟寓書赴告。并乞志墓。旣雅知君文。有肺附之誼。蓋不敢辭。銘曰。

參軍記室古辟舉。君才經世佐公府。負薪塞河始丞簿。賢勞升聞易簪組。恂恂家法化轅釜。施於有政不出戶。我陳生芻到吳土。大書瓦屑封若斧。

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銘

封修職郎兩浙鹽大使陶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菴。祖父某。自浙之烏程縣。移家吳門。第三子某。生君。少聰慧。就傳讀書。與同學生。以默識角勝負。塾師異之。家貧無以爲養。遂以儻書爲業。與吳中名下士交接。

聞見日廣。久之於書能知何書爲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版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刪除本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鉅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詣君。車徹滿戶外。會開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於當道。屬以搜訪祕書。能稱事焉。子珠琳由內廷三館供事。敍用得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馳贈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儉。旋屬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歸償書也。君旣家吳門。僑寓都下。賢士夫往來輻湊。廣求故家書籍祕本。歷數十年。嘗慕陳思之爲寶刻叢編也。語子云。恨不爲一書記所過目。宋元明刊刻經傳諸子各本。卷帙文字異同優劣。補書目家未備。惜今晚矣。與人貿易書。不沾沾計利所得。書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餘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餘。其存之久者。則多取餘。曰。吾求贏餘以餬口耳。己好利。亦使購書者獲其利。人之欲利。誰不如我。我專利而物滯不行。猶爲失利也。以是售書甚獲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學之士。無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當是時。都門售書。畫有王某。售舊瓷什器。有顧某。意見悉如君。皆盛行於時。老子言。欲取必與。左邱明言。以欲從人。其道然也。王某顧某死。其子執所得物。價貴賤。物多壅積焉。故君子珠琳。獨能承父業。與當代士夫交。不復出奉檄矣。君年高。坐市肆。傲倪俗人來售書者。問欲得何書。言不當。則令他人應接。曰。是欲爲科舉業。若新入詞館。欲得學堂書耳。性任俠。曾經高淳湖。起蛟舟覆。君探窗出。奮力拚溺者。周卹之。友張某者。嘗以白金四十兩寄君處。權子母。暴死。無家屬。君訪其中表償之。使買地營葬。與弟甚友愛。弟死。撫其兩子。畢甘嫁。猶誠之以市道壞。

人心術也。君以嘉慶二年八月二日卒於都門。春秋六十有六。妻周氏。贈孺人。子珠琳。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女一人。孫以仁。予官都門。退食遊書肆。與君日相見。君見予藏孫子魏武注。以爲世無此本。刊入漢魏叢書中。又以予言刊葛氏永懷堂十三經注。及抱朴子太元經之屬。以行世。版存於家。今君子以予僑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爲潤筆。屬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稱事者少。雖書賈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爲文且銘曰。

不知書。何足數。斗筭人。媿書賈。教子歸來似其祖。不求甚解能著古。我銘其墓不爲諛。兼金可卻書可取。

清故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施君韡墓碣銘

君姓施氏。名韡。字佩蘅。號棗莊。常州府陽湖縣人。明時有名灑者。自無錫遷居常州之安定東鄉。爲君十四世祖。贈文林郎名維賢者。爲君祖父。贈文林郎名普者。爲君父。皆能勤學好施。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少有至性。九歲遭母疾。侍奉不倦。如成人。及喪。哀毀至咯血。十三歲喪父。亦如之。旣長。屢困童子試。遂遊京師。傭書自給。貧不能具裘葛。愈積學。能楷書。爲古文辭。旋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四十六年。挑發河南。以知縣用上官。知君能。卽檄折疑獄。稱平。時值河南青龍岡河溢。君從泥濘中。率丁役負稽土治道。以通車運。晝夜不寢息者廿日。河隄使者倚重君。凡工次采買稽糶。及疏浚引河。皆任其役。積稽倍常數。濬工先期告竣。朝使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按視河壩。以合龍潰事。秦請遊

選能吏重浚新河限廿日竣事君獨以未補令與焉工竣敘功一等四十八年補授虞城縣知縣沿河令歲率駐工防汛歲修隄堰君外督修防兼理獄訟從容措置悉舉其職虞城商邱之閒舊有沙河達洪澤湖方開引河時議塞沙河下游使河勢由夏邑南趨近隄居民運載失便君寢其議河流亦遵道下注前後以勞紀錄六次河督蘭公第錫以君既深明河務凡河丞工作一委任焉明年河溢睢工水及縣境君先期堵閉橋空加築隄堰民以免患出貲濟渡鄰邑災黎多所存活君治引河有方略或通溝以瀦水或留埂以輸土故工作視他處而省費十二三五十年夏柘城奸民事起近邑戒嚴或謂君閉城禦患君曰不忍棄吾城外赤子也又謂君多張聲勢巡羅邨保君曰此賊未至而擾民也親履四境勸民聯絡保守歸併黃河渡口人庶安堵賊不敢侵旋就勦戮是年境中苦旱君力請賑卹實力奉行竝捐奉錢加散口糴一月其後齊晉楚豫飛蝗徧起不入縣境民以爲德政之感以五十二年正月卒於官署春秋五十有一嗚呼世之所爲能吏者以治供張探迎上官意或陰以饋遺進求其知刀筆筐篋簿書期會及史稱酷吏古所譏催科吏且不可得若君之盡職勤民遇變而不亂者蓋眇觀矣君妻莊氏先卒繼娶錢氏俱贈孺人子應飛捐職同知不佞既與君同里及遊畢撫部幕府時知君治行後官山左邀君子佐浚河之役益知其能承家教以狀乞文蓋不敢辭銘曰

吏道弛兮爲國蠹先攀援兮後民務吁嗟施君來何暮河渠奠兮獄訟平螟不入境兮柝不驚吁嗟施君

今不可死復生

五松園文稿卷一

二四九

